

又见马老

□ 朱丹枫(成都)

国庆节后,李致同志告诉我,马老要邀约老朋友们,择日去他家聚会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,早就等着这一天。自壬寅年腊月初三马老生日线上聚会后,已有十个月没见他老人家了,心里十分想念。

癸卯年开春后,先约端午因故延期,再至中秋也未能如期,遗憾得很。但心里总牵挂着马老,总想尽快见着他,从他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。万梅姐不时发布些马老生活视频照片,舒缓了我们的思念。

雪珍(我妻子)驾车,李致同志和李芹姐(李致女儿)我们一行四人兴致勃勃前去马老家。这天时逢周末,本应堵车,却一路畅行,天气也很“抽活”,阳光淡淡的,一扫前些日子的阴冷,连空气都在微笑,笑得正是时候,到了马老家的好。车子吃进我们,吃进笑声。到了马老家的门口,车子空了,飞出耄耋寿,古稀者,花甲人。

步入书房,马老已端坐在桌前,与肖林阿姨(何郝炬夫人)交谈着,听到我们来了,起身欢迎。我等踱一步上前,自报家门,马老慈祥地说道,“好久不见啊,等着你们来呢!”

问候,寒暄,落座。
每人位前依旧是素茶一杯,清香扑鼻,清澈透明,清香幽远,回味无穷。有一杯茶,就有一份安静,在马老家里喝茶,静中品浓品淡,再因茶而品生活,品世道人生。千秋同俯仰,唯青山不老,如见故人。

仪式仍是由李致同志主持,这已是“不成文的”的规定。他中气足,音量大,分贝高,择其要义,辞微旨远,妙语连珠,深得马老信任 and “群众”的拥护。他话音一落,大家就争相与马老说话,分享自己的趣事和困惑,马老则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给予了中肯的建议和指导。

今天马老兴致很高,谈笑风生,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,记忆力惊人,许多往事重提,依旧清晰。气氛活跃欢快,美好在欢声笑语中绕梁穿梭,不亦乐乎。

近几年马老多“灾”多“难”,先是癌症再次临身,后又摔跤数次,特别是今年5月,他又住院了,还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较量。新冠疫情期间,马老都平安无事,却在荷风送清香时中招。但马老怀揣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冲天豪情,任凭风浪起,我心自淡然,一番撕心裂肺的攻防交替。马老挺过了“苦”的摧残,抵御了“痛”的折磨,战胜了“难”的煎熬,并满血复活。马老赢了!马老乐观豁达地唱响自己的生命宣言,谱写了自己的传奇。谁能想象出这是位109岁的世纪老人。一幅“莫忘春秋佳日过,最难风雨故人来”老而笔健,这本是数年前他摘清代孙星衍句为李致同志所提,今又重书示友,映衬着老人心迹。友人们在风雨中共度时艰,有苦有甜,有喜有悲。好在相安无恙,看见了彩虹。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和朋友欢聚的时刻,好好珍惜美好时光,勿让匆匆流过。我们心领神会。

席间,马老谈起他曾经“摔”过的跤,他认为,不摔跤不是完整的人生,跌倒了只要爬起来,走稳当就行了。马老讲:“不完美就是苦难多,苦难越多,活得越久,生命更有意义。一贯正确也是没有的。”也就是说,月盈则亏,月满则溢,凡事总要稍留欠缺,才能保持平衡。有的时候,凡事太追求完美,反而不是好事情。所求过多,必会深受其累。如同“物忌全胜,事忌全美、人忌全盛、涵容以待人、恬淡以处世”。据此,他将这些思索浓缩于对联“不完美乃真人生,老正确是野狐禅”,神深气静,心若冰清,哲理思辨。这是他在告诫我们世间没有完美之事,不圆满才是真正的圆满,提醒我们要从容、豁达,乐天知命,为而不争。这是一种生活态度,一种人生智慧。眼界放宽,心平气和地追求“半称心”的生活,有遗憾才显出生活本色。我等受益匪浅。

马老心存浩然正气,内心充实而强大。他有过无数身份,新中国成立前,他是西南联大学生、地下工作者,人生轰轰烈烈,恣意酣畅;新中国成立后,他是领导、作家,超凡脱俗,淡定从容。但无论哪种人生角色,对于他来说,都是向阳而生,不惧荆棘,他的内心始终宁静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在他看来,大化流行,民胞物与,进德修业,乃生命最充沛最充实最高远的理想之境,乃天下文章之渊藪。他“苦恋”的“诗性精神”与“家国情怀”,自身心智才具所造就的经国济世的煌煌事功使得他无论何时,都内心坦荡,光明磊落而自在自由。他自书的对联“狂挥济世春秋笔,苦恋平生古今书”,神浑气凛,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大家感悟许久。

望着一如昨往的马老,我体味到他“酹酒临江,横槊赋诗”的豪放大气,我能读懂他对社会所赋予的理想,我能了解他对生活所寄予的希望。现在他仍然秉持着他的“五德”——吃得、睡得、行得、写得、受得。他说我还能写,尤其是“受得”对写作是有价值的,对人生是有意义的。是啊,人生如同钟摆,永远停摆在“不如意”和“半称心”之间,这也意味着只有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。生命不息,写作不止,马老应该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作家,还能写作并写出好作品的作家。

离别时,马老风趣地讲道:“大家聚会在一起,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过去告别是说再见,我向大家说这绝不是告别,是再见,也不是最后一次。我们还有机会,下次见。告别了,但我和朋友们还要再相见。不仅过年,我的生日,还有2024年。”

马老,我们永不告别,我心里默念着。
再见了马老,大家恋恋不舍。
我们期待着癸卯年的腊月初三,再相见!

一

桐城,庐江,合肥。夹竹桃,悬铃木,合欢,丁香。山道,禅寺,村庄,圩田。野史,故事,诗歌,小说。桐城人洪放,闻而志之,行走,观察,体验,思索,遂有了这部散文集《幽深之花》。

二

读完上半部,我的眼前恍惚闪现出一个人的侧影。

他着长衫,一支长辮甩在身后。身形瘦削,性情倔强,以诗才自负,胡须微微上翘。他用食指和无名指轻轻捋着胡须沉吟的时候,是在构思流传千古的文章。他表情深沉,面目凝重,只因很早就立下想写一部如《史记》那样大部头的宏愿,毕生而求索。江湖之上,他的身影如一片苇叶般轻盈,游燕赵、齐鲁、苏浙闽等地,经年访问求证,竭尽全力搜求明代逸事。他终于实现了理想,却以生命的陨落为代价。一本《南山集》令他文名播于天下,同时引来杀身之祸。

这个侧影,便是安徽桐城才子戴明世。公元1713年,戴明世被腰斩,遭“南山案”牵连入狱、灭族,流放者,达数百人。我曾在《如鹤》一文中写袁枚,开篇以“汪景祺的头颅”引出。文字狱的悲剧先行登场,为日后袁枚半隐于随园埋下合理的伏笔。

“南山案”过去300多年,桐城作家洪放来到戴明世的墓前,与前辈直面相视,驻足、凭吊、祭拜。两个以文立世的人,阴阳相隔,惺惺相惜。洪放并未因自己深沉的痛处惋惜和无尽



《幽深之书》洪放/著

“上等好肉做良心包,现包现煮味美鲜香。”看一眼就基本能记住。这是小区门外新开张的一家小吃店的对联,虽说对得不工整,但浅白的言语间透出的满是坦荡诚恳的态度。这店旁边,是开了好几年的小店“开心包”,主打的也是包子。

作为老店,“开心包”明显感到了新店开张的压力。前一天,我出差回来,突然发现“开心包”店里起了变化:墙壁作了装饰处理,新增了空调和电子驱蚊器,张贴了文明卫生就餐小贴士,餐桌也作了提档升级,让就餐环境更加舒适了。

变化最大的是员工队伍。之前店里有六个员工,是清一色的“娘子军”。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,六个女人可真够出一台大戏。“我们”店里分为两派:三个老板,三个丘二。”一个年长的员工,经常向客人这样介绍。每次话一落音,就引来一阵互掐和客人们的好奇。“看不出来哟!

的感慨而写下长篇,而是相当节制地,以诗人的口吻,留下名为《戴明世墓地》的千字文。像是为这方墓地做一个注解,“墓地因为被修葺,时光之感和疼痛之意近乎消失。半新的碑,不比荒草更有年代感”。

洪放试着穿越时空,置身于当年的刑场——“这个疼痛之人!当刀锋进入脊梁,寒冷一如斜阳,他那一刻所能想到的所能忆起的,一定不是故乡,不是前程,不是《南山集》,更不是书卷。我无由地觉得:他只会想到天空,想到高远的秋天,那些从砂子岗飞过的雁阵。”当绝望与哀伤到达了顶点,洪放将之指向秋季高远的天空。像是默片结尾的空镜,以巨大的空虚隐喻极端的情感。

由此,这篇短文的重量,戴明世这个名字散发出的气场,显然超过了所有出现的人物,连后文中的赵匡胤和赵光义这对皇帝兄弟都无法与之抗衡。我相信,这是语言与思想的力量,在刺痛某种东西的时候,准确,锐利,持久。

洪放是懂得把握文字与情感节奏的,他以诗人、小说家的身份闯进散文的领域,闲庭信步,游刃有余,却相当节制,文章只露冰山一角,而水面之下的庞大的山体,请读者自己去潜泳,用想象力去窥探。

三

《幽深之花》读到后半部,又一个身影出现——亚先生。

像是一部小说的典型人物,亚先生最早出现于《野史》一文中,“梔子沟流了上百年。亚先生捻着胡须,对于村庄来说,梔子沟就是历史,亚先生就是历史”。

后来,亚先生又侧身于《梅雨》中。“梅雨中间,总有一两天有阳光的日子。亚先生将黑漆的小箱子拎到场子上,将里面的书一本本地拿出来,放在板凳上。阳光晒在书页上,亚先生问:‘听见声音了么?’我说:‘听见书页里那些字醒来的声音了。’”亚先生望着我,点点头。

再后来,《白露》一文中又见到了亚先生:“清晨,亚先生背着双手,从村子南头走到北头,又从村外田埂的北头走到南头。走完了,他长长地叹了口气,说:‘又是一秋了!’”

亚先生最后一次出现,是在《大旱》中:“这一年,到了六月,稻子开始灌浆。天忽然高远了。高过了所有的六月。亚先生站在村头的高台上,忽然也高远了。高远着说:‘天干了。’这一年,果真就天干了。”

亚先生应该是洪放村庄里著名的有思想智慧的先生。阅读的过程,我像是行走于作者故乡的田间地头,时间与空间巧妙折叠,时不

你们像一家人,更像六姊妹。”有顾客忍不住发声了……这是店里经常呈现的场景。六个员工一天到晚嘻嘻哈哈,把“开心包”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。

店里生意好,感觉六个女人从未闲着,但忙而不乱,井然有序。小店主营包子,兼营馒头、米粉、面条、稀饭,以包子最为有名,其次是馒头。开心包食材用料绿色环保,现场制作,手艺精良,味道纯正,让人百吃不厌。有在现场吃的,有打包带走的,绝大多数都是回头客。当然,也有慕名远道而来品尝的。从早上五六点到晚上八九点,小店里常常人来人往,天天如此。

我是店里常客。“老师,还是老规矩。”“嗯!”“稀饭客人留哈!”“要得!”三言两语交代清楚,四个热腾腾的包子端过来。我随手取一只大碗,在三种稀饭中任选一种,再取一小碟,拈一筷子咸菜,坐定,吃着喝着。用完,扫一

积在体内。睡前走上电子秤,指针凝固在老地方岿然不动,体重毫无下降的蛛丝马迹。

笨拙的身体,给生活造成诸多不便,我的心情也变得如一团乱麻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经常望着窗外的月光走神,心里头有块好大的石头压着一样。家人看我茫茫然,闷闷不乐,便调侃开导,已经过了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年龄,有点微胖是正常的,不少中年男都有共性的烦恼。

说心里话,作为中年大叔,也许能接受自己日渐沧桑,却无法面对油腻。我对“油腻”二字一直比较敏感,尤其是面对朋友们火苗般燃烧的目光,每一寸肉身都不放过时,巴不得有条地缝出现,掩饰眼前的窘迫。贴着“油腻”的标签,在人群里“鹤立鸡群”,无疑是让人尴尬的。

有些坐不住了,管住嘴这条道没走通,想吃怕胖,不吃心里饿得慌,真的让人开始怀疑人生。剩下的只有迈开腿去锻炼,这是必须跨过的一道槛,整天怨天尤人,脂肪不会自动从

洪放闻而志之

□ 陆春祥(浙江)

时就会碰见亚先生。亚先生倒背着手,沉默寡言,时常做出常人理解的举动,但亚先生一开口,必定语出惊人。而对于亚先生的话,哪怕只言片语,村里人也是不敢忽视的。

亚先生这个人物,是擅长小说写作的洪放在这本集子中埋下的一条线,令一篇篇小文的气息欲断还连。这个人物的闪烁,令整部书的气氛扑朔迷离。洪放笔下的江南乡村,潮湿、隐晦、幽深,总有一些秘密被藏匿着,而从亚先生的口中或肢体语言中,我们对事物的本质略知一二。

通常,亚先生这样的典型人物,是乡村散文的魅力所在。我猜测,洪放用这一形象,似乎在对抗着什么,或许是城市,城市的无所畏惧与坚硬。或许是未来,亚先生是活在过去的人,而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,在过去都能找得到。这是亚先生的理论,自然也是洪放的观点。

中国许多乡村绵延千年,除了它们顽强自然生长外,乡村的智者也是乡村发展的有力推动者,进土村里一定有一个培育读书种子的智者,孝义庄孝义村中也一定有心怀大善者引领。如此说来,洪放笔下的亚先生,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正是有那样一群人,我们的乡村才会活跃生动起来。

四

于是,乡村,就是令洪放最魂牵梦萦的地方了。一踏上这方土地,作者就显得忧郁而多情,连语言也带有南方巷子里幽暗的潮湿。比如:

他的皱纹掉进了水里,一晃一晃;木槿花先于黄昏,缓慢而有层次地进入了暮霭;油菜花正害羞,犹如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极力压迫着细微而脆生的胸部;火车过后,空荡的铁轨上,到处浮动着小弟那早逝的苍白而细瘦的目光;一场大雨,水蛇获得了锋利,旅途获得了淋漓。夹竹桃与合欢,将身体夹紧;南方梅雨季节一到,烟水的气息里,纺车整夜不停。长长的黑白相间的带子,飘在巷子里,仿佛一根根枯瘦的手指,想抓住风、月、光、露水、鸟鸣与地养在烟火里的卑微内心……

自然,这些语言都极好,有文采,有思想,有趣味。

洪放的乡村,是江南的乡村,一切都指向人物的命运,木槿和异乡的说书人、夜行火车和壮年陨落的弟弟、淮河流水上那艘拖驳上的男人和女人、某个夜晚在南方的桐花下猛然间见了祖母的气息,……悲悯的情感无处不在。印象最深的,“那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将一盆水泼洒在用破缸养着的那盆兰草花上”,作者仅

用了一句话就概括了她的悲惨命运——十几岁时嫁为人妇,不育,被弃,一直居在村中巷子里,直到老死!

语言精准地附着于他所要叙述的内容,虽简,却含蓄,内敛,这是中国散文之正宗小品,含金量足额。

归根结底,洪放的叙述,注意力对于乡间草木的停驻,春雪、野花、雁鸣,诸多的意象,无非是想引出一个个烟火人间的灵魂,一个个在幽暗之中沉寂下去的平凡人物。到底是写小说的,洪放的关注点和叙述的焦点始终是人,却以植物、铁轨、风物的面貌呈现。多少次欲拒还迎,欲言又止,令他的散文呈现出别样的面貌。这种陌生感,正是长期专注散文写作的人所苦苦寻觅的。所谓别开生面,我以为便是如洪放这般。

五

这部《幽深之书》,还令我称羨的,是洪放节奏的控制,相当自律,却又意象十足,就像一个富翁,衣着虽然朴素,却有一种无法掩盖的气质。如《竹子开花》,全文仅200字,洪放像是设置了一个谜题——“有一种植物开花,却是越走越短的路,越晒越低的日头。”谜底,正明晃晃地公布在标题之中。还有《楚》一文的层层自然引申,虽字字惜金,却张力巨大。

或许,诗人们都是野心家,他们有着着庸常事物命名的本事和冲动。一经他们的眼睛望出去,一经他们的笔端流出来,世界便是另一番面貌。在这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生活着的人类,是多么渴望这种新奇的角度。我以为,洪放的这种表达自律的节奏,并不是词穷,而是一种凝练语言的本事,它缘于诗人的功底。

而《存史或者废弃——关于古镇三河的桥》一文,洪放竟然用了长达30页的篇幅,写了三河古镇的桥。沈家桥,马氏桥,油坊桥,木鹅桥,无蚊桥,二龙桥,从古写至今。其中的史料翔实,节奏跌宕,称得上是浩瀚。在这里,桥,已经不是地理上的概念,而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。30页的篇幅,生动的故事之间相互勾连,丝毫觉得冗长。

赏完《幽深之花》,繁花无限,各呈花姿,我有一种想要阅读他小说的冲动。我想看他如何在诗歌的意象之美、散文的语言之美和小说的叙事之美中间自由地切换。

洪放闻而志之,《秘书长》《百花井》《先生的课堂》以及《幽深之花》,以及——如灿烂的鲜花,次第盛开。

布衣一家言,聊作序。
(本文系散文集《幽深之花》序言)

“开心包”的变化

□ 黎均平(广安)

扫微信支付,然后说声“走了”。“慢走!”应答声立马热气腾腾地跟过来……在自然流畅中又完成一次愉快的用餐。

现在不同了,店里只有四个员工;三个女的,一个男的。

我有些好奇,忍不住向她们打听。领头的“王老板”说,有三个另寻了工作。店里来的男员工,是他们新配的“副老板”。

“副老板”我更加好奇了,难道小店即将转让,目前是过渡期,或者老板在培养接班人?过去我就一直纳闷:店里为啥没有男员工?有一次我终于笑着问了她们。让人惊奇的是,六个女人几乎异口同声:男老板在成都,我们都是打工的!然后是一阵嘻嘻哈哈,就像刚揭开蒸笼的包子冒着滚滚热气,把快乐传递给小店里的每一个人……“开心包”果然名不虚传!

“其实,都不是。我的‘当家人’看我们辛

去有风的地方

□ 侯为标(德阳)

体内消失。煞有介事换上运动鞋出门,遗憾的是,沿着小区跑两圈,就心力交瘁,累得像一滩扶不上墙的泥。跑步对常人来说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,但对于一个胖子却没那么简单,每多跑一步,都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。

回家“复盘”时,家人鼓励我不要气馁,说减肥是勇敢者的游戏。不能急三火四,不是一蹴而就能够成事的。估计是跑得太急或者太快,也可能是逆着风跑风阻太大,容易呛着。去有风的地方,顺着风儿跑……

各种“减肥宝典”没多大实用价值,但去有风的地方,听着让人心里透亮。风往北吹,我往北走,风往南吹,转个方向随着风儿去,果真节省不少体能。从一公里到三公里,从三公里到五公里,按照自己的节奏循序渐进,跟着感觉走。两个月跑下来,体重居然轻了十来斤。全身像卸下一副铠甲,突然感受到心门被打开,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

要防止身形反弹,除了坚持锻炼,没有别的捷径和诀窍,跑步是每天的必修课。即便刮风下

雨,也要在家练习哑铃,在跑步机上完成运动强度。跑步不仅给健康带来福利,也给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奔跑在路上,生活中所有的鸡零狗碎,都会在自然的律动中随风消散。

而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,沿途的茶舍、苍蝇馆子、路边摊、酒坊、客栈,无疑都是文字里可以触摸的烟火。也许某个路人甲不经意的一句玩笑、一个善举,就会让我认知到生活的另一种侧面,或者一气呵成,在键盘上变成一篇有温度的铅字。

去有风的地方,夕阳西下或灯火阑珊处,心随景动,听树叶飘洒落下的声音,吐纳之间寄情于山水,寻觅生活中醉人的风景,真的让人治愈。人到中年,未来也许还有更多的挑战,持之以恒保持正向的生活态度,就会在诸如身体发生微妙变化时,变得从容镇定,身体上的某些不适,通过锻炼、情绪管理等调适,或许也能在掌控之中。我始终坚信,一个对生活永不消极懈怠的人,自己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跑。